

世界富豪百传

The Hundred Richmen of the World



世界船王

宋永毅 编著

包玉刚传

The Hundred Richmen of the World

时代文艺出版社

包玉刚

“世界船王”
也许是包玉刚的
称号。当他的航
业航至正阳中
天之日时，他即
开始将目光投向
了祖国人的力
足与财富。当他
走到生意尽头的，他把“世界船王”交给了四
个女儿，而从他的女婿们去经营这些产业。



One Hundred Richmen of the World

ISBN 7-5387-1500-2



9 787538 715002 >

责任编辑：叶天洪

封面设计：褚黎丽

世界富豪百传

世界船王

——包玉刚传

宋长琨 编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包公之嫡孙	(1)
第二章	鸳鸯情依依	(17)
第三章	跻身金融界	(27)
第四章	事业发端	(40)
第五章	长租获利	(58)
第六章	苦心经营	(68)
第七章	减船登陆	(86)
第八章	兼营海陆空	(99)
第九章	平民船王	(119)
第十章	为人立业之本	(142)
第十一章	根在中国	(166)
第十二章	回报祖国	(181)

第一章 包公之嫡孙

1984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刊载了这样一条消息:由浙江宁波市天一阁珍藏的“镇江横河堰包氏宗谱”中查知,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乃宋朝重臣包拯的第29代嫡系子孙。

这年十月,包玉刚首次荣归故里时,正值“已凉天气未寒时”,风物宜人。那天艳阳当空,万里无云,微风轻拂,船王驱车来到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

天一阁是宁波一处名闻遐迩的古迹。一对石狮雄踞大门左右,门上方悬有一横匾,上书“南国书城”四个大字。这是我国著名画家、书法家潘天寿的真迹。包玉刚对这位大画家早有所闻,对他的画颇为喜爱,看到过他的杰作,可惜这位画家过早地去世了。

跨进门去,可见到一副对联:

建阁阅四百载
藏书数第一家

这是著名书法家沙孟海所题写,笔力遒劲,气势磅礴,如游龙奔腾。

包玉刚和夫人边说边笑,边笑边走。来到古碑展览厅,又一副对联牵住了他的视线:

好事流芳千古
良书播惠九州

“人生在世，应该多做些好事，虽不能流芳千古，也算对得起祖宗。”船王颇有同感地在心里说。近看对联挥毫者是谁？原来出自郭沫若的手笔，怪不得笔锋清秀、潇洒，令人赞佩。

包玉刚对我国的字画非常喜爱，有时不惜重金购买珍藏。在他家里挂着不少国画和条幅，按季节调换。这使人联想到前几年，船王捐资五百万元，在上海交通大学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兆龙图书馆”，供大学生们阅览，岂不也是一桩“播惠九州，流芳千古”的好事吗？

船王对书法、字画不只是喜爱，而且颇有研究。年轻时，他天天晚饭后习字，一年四季从不间断，终于练就一手好颜体。他为家乡的题词：“支持家乡建设”、“开发宁波，振兴中华”，间架匀称，笔锋稳健、苍劲，虎虎有生气。

包玉刚小时候听父亲说过，宁波有一座举世闻名的藏书楼，可惜没机会一饱眼福。今天一看，觉得这藏书楼布局别致，环境幽美，与苏州园林相比，别有一番情趣。月洞门，小走廊，飞檐画栋，亭台楼阁则点缀在假山绿荫中，红、黄、橙、白四种菊花争妍斗艳，送来阵阵清香。

天一阁负责人热情地介绍了天一阁的来龙去脉和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天一阁”三字取意于汉代郑康成注《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意思说天能生水，以水克火。故此阁结构楼上为一间，楼下分六间。按民间的风水八卦，祈求书楼永不着火。

天一阁建造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创始人叫范钦，在明嘉靖年间，官居兵部右侍郎。传说范钦生平酷爱读书，更喜欢藏

书。范钦曾到许多地方做过官，每到一地，他每每便衣小帽，穿街走巷，去寻觅古书、孤本，搜集县志和地方志，并不断整理、补充，使其完善。如听说某地有一珍贵的孤本或从未收藏过的县志，他会跋山涉水去买回来。有一次他去广西，竟花了一大笔银子，买回几本破烂不堪的县志，请人修补，从而使两广的县志趋于完整。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他的藏书超过了七万册。朝廷中大小官员对他藏书贬褒不一，议论纷纷，有的说他是贪官，专门搜刮孤本珍品；有的说他是清官，不鱼肉百姓。也有不少文人墨客钦佩他，登门求教，以赐书一睹为快。

范钦年轻时，血气方刚，看不惯官场的腐败，怒斥过武定侯郭勋鱼肉百姓，结果反被权贵诬告，锒铛入狱。后因宰相搭救，才官复原职。但此后又与明书宗的权臣严嵩父子政见不合，长期郁郁闷闷，最终辞职还乡，回到宁波。从此，他潜心于书籍的收藏，建造了这座天一阁。到他临死时，他的藏书已拥有二十万册。范氏后代恪守范钦遗训：“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藏书量又逐渐扩展到三十余万册，冠绝天下。天一阁至今珍藏着大量的海内孤本。全国各地的县志和地方志亦以天一阁最为完整。历朝的珍品、孤本和完整的明史，也在全国屈指可数。家谱一般不为收藏家所重视，天一阁则收藏了一批家谱。

热心的天一阁管理人员，把包氏家族三部家谱：《甬东包氏宗谱》、《镇海东管包氏宗谱》和《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一一捧出来，放在包玉刚的面前。

包氏宗谱共有八卷，分装六大册，数以万千的排行人名。在第五册上记载着：包起然，字玉刚，已出继其伯父，住后新屋，生于民国七年，旧历戊午十月十三日申时。娶黄氏鉴湘公女秀英为妻，生于民国九年，旧历庚申十月二十四日。翻到第二册，包兆龙的宗谱上的记载与第五册上一模一样，还记载着

玉刚兄长包玉书、其弟包玉星等情况，系镇海横河堰包族人氏。

这时，幽静的天一阁内顿时沸腾起来。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船王粗浓的眉毛舒成“一”字，高兴地掏出笔和小本子，一笔一划记下了他的出生时辰，激动地说：“我生在十月十三日申时，申时，我回到香港可以告诉他们，我是申时出生。”

夫人黄秀英抹着激动的泪水，笑道：“回到香港，一定给你重新过生日。”

在场的人都齐口同声向船王道喜。

船王满脸堆笑，双手拱拳向诸位致谢，然后一页一页地翻看《横河堰包氏家谱》。

横河堰今称钟包村。钟包村过去属镇海县清泉乡。解放以后，钟包村属庄市镇管辖。因包氏先辈在村前横河上筑土为堰，以堰蓄水，遂称此堰为横河堰。而横河堰包氏一族系北宋名臣龙图阁大学士包拯的后裔。

包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位名垂千古的清官。他为民请命，刚直不阿。他的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专铡贪官污吏、盗匪姦贼，人称“包青天”。

包拯老家在安徽合肥，卒谥孝肃，世称包孝肃，或包龙图。他有二子，长子包臆，次子包绶。北宋末年，宋高宗南渡，包绶的六世孙包元吉，保驾高宗南逃。高宗在杭州临安建都，包元吉官拜翰林院侍制。南宋亡，包元吉死。其孙子包荣在元代做了廉访使的官。晚年从临安迁到四明。包荣之孙为世懋、世忠。在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世懋官居定海学教谕，世忠则随兄定居定海横河堰。包玉刚先生是世忠十八代孙，也是包拯第二十九代嫡孙。

包玉刚查到他是包拯第二十九代嫡孙，笑逐颜开，喜泪横流，随着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互相握手祝贺声，气氛达到

了顶点。新闻记者、电视台摄像师高举照相机和摄像机，摄下了这热烈的欢乐场面。包玉刚更是激动万分，紧紧握着接待人员的手，说：“非常感谢！感谢你们为我们包家保存了宗谱。”他恳切地拜托天一阁的同志，方便时再代为查找一下其祖父的生卒年月，复印一份给他。

包玉刚儿时就听大人们说过，钟包村的包家子孙都是包公的后代。他父亲和伯父也说过，包公是他们包家的先祖。可口说无凭，因为家谱解放以后不提倡，被列入封建族权之例，谁也不敢把家谱拿出来。现在天一阁收藏了这份包家珍贵的家谱，奉献到船王面前，他怎能不高兴呵！他感谢家乡人民带给他无限的喜悦和荣光。他寻回了他心中的“根”。

其实，包拯的高风亮节在包玉刚的太祖父身上便得到了体现，尽管他只是个最起码的做绸缎生意的小商人。

故事要从元代至正年间说起。因着世事动荡，世居汴梁的包氏的一个分支在江南的宁波扎下根来。到清光绪年间，宁波镇海钟包村有位读书人，名叫包奎祉，此人便是包玉刚的太祖父，他兢兢业业地用心读书，希望能一朝金榜题名。但朝朝暮暮易过，金榜提名无缘，为谋生计他先以行医为业，后改做绸缎生意。读书人生意门路不精，家境也并不殷实，他干了很长时间，也没挣多少钱。

一天包奎祉路经天台，见天色已晚，便和挑夫到客店住下。客店里住的大多是赶路的生意人。第二天天还没亮，众人就闹哄哄地起床赶路了，包奎祉也和挑夫随后出门。

行路至晚，照例是客店投宿，包奎祉主仆打开包袱，却大吃一惊，包袱中原来的旧衣服变成绫罗绸缎，其中赫然夹带着5000两白银的汇票和200两纹银。包奎祉先是责问挑夫，是不是贪心拿了别人的东西，挑夫申辩说，我们出门的时候，房间里只剩这么一个包了，我怎么会知道这竟不是你的呢？

包奎祉想挑夫说的也是。他再翻一遍包袱，想找到地址之类，却没有任何发现，他心急如焚，当即不顾旅途劳顿，返回昨晚住宿的客栈。一打听，才知道失主曾回来找过，现已急急离去，不知去向。包奎祉在客店里等了一天，两天，三天，不见失物人来，只好和店主一再交代，并在客店的墙上写下认领的地址。

一年后，失主又路过此地，投宿的还是那家客店，第一眼便见到墙上包奎祉留下的“招领启事”，惊喜之余马上派人到镇海查问，去的人带回了失物。

失主本是福建长做木材生意的一位大商人。他没想到生意场上会遇上这么一位不贪钱财的怪人，于是亲自登门拜谢，并执意要留下 200 两银子作为酬谢。

包奎祉婉言坚辞不受，他诚恳地说，不是自己的东西，概不能拿，这是包家的为人之本。

失主深受感动，便邀包奎祉一起做生意。两人从此成为生意上的搭档。

包奎祉做起木材生意后，赚钱开始多起来，并在家乡建了一幢五间二弄一堂的新屋。

新屋是坐北朝南的楼房，屋后和屋东是邻舍，屋南和屋西是宽阔的稻田。

作为太祖父的包奎祉，不仅给子孙留下了一幢大房子，也给子孙留下了要清白仁义地做人 and 经商的道理。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虽是战胜国，却没有感受到多少胜利的气氛。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已被推翻好多年了，但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失败，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1918 年的江南名城宁波仍是老样子，人群熙熙，商旅攘攘，做生意是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

离宁波不远的镇海县钟包村，同样是生意人群集之地，包

玉刚的父亲包兆龙，也在湖北汉口开了一家鞋铺，平时总在外面跑。1918年的10月13日，他匆匆由汉口赶回来，等待着孩子的降生。

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胖小子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当父亲的高兴之极，抱过孩子来看，见孩子虎头虎脑，眼睛又大又亮，惹人喜爱。

包兆龙给孩子起名玉刚。寓意做人要高洁如玉，刚直不阿。

包兆龙很有远见，决意要让子女接受当地最好的教育。他先后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送进了施教有道、远近闻名的叶氏中兴小学读书，让他们在那里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

包玉刚和哥哥包玉书、弟弟包玉星自小均天资聪颖，在家深得祖母和母亲疼爱，在校则深受老师和同学的称赞。

叶氏中兴小学是宁波著名的学校，创办人是清末资本家叶澄衷，由于教育严格，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其中有包氏三兄弟、影业巨子邵逸夫、新昌集团主席叶庚年等一大批当今港台工商界名人，他们都是香港宁波帮中的佼佼者。

在中兴小学有几位老师循循善诱，不光教给学生们的知识，还教学生们做人的道理，教学生们树立良好的品德。

一位叫做支家英的老师，虽任职小学，却多才多艺，音乐、绘画、数学、物理无所不能，还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包玉刚的英语说的有板有眼，大大得益于支家英逐字逐句的认真教授。他的踏实稳健的作风，也与恩师的教诲大有关系。一位丁柏荣先生教学上有他的一套，他特别注重启发学生的自觉性，启发学生自主好学的品格。他让学生们成立了“中兴学生自治会”，下设宣传部、司法部、体育部、康乐部等等，还选出愿为大家服务的小公仆，学生们自己编辑出版名为《钟声》的墙报。包玉刚是《钟声》的积极撰稿人，他的文章简洁明

了，活泼而有内容，被同学们称为秀才。

有件事在包玉刚的记忆中极其鲜明。那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镇海县要举行小学生运动会，这是当地的大事，各小学都使出招数，想在运动会上为自己学校争光，中兴学校的校长灵机一动，要在开幕式上，派一支穿统一服装的军乐队，擎着学校的大旗出场，这阵式一定会引起轰动。

学生们纷纷报名，但参加军乐队要求极高，身材、相貌都要挑来挑去。名单公布了，没有包玉刚的名字。包玉刚很失望，支家英老师找到了他，笑着问：“玉刚，想不想参加军乐队？”

包玉刚点头。

支家英一字一顿：“我想让你当旗手。”

包玉刚愣住了。支家英继续说：“老校长对军乐队人选要求很高，对旗手的要求更高，既要品学兼优，又要相貌堂堂，还要沉着冷静，临场不惊，我向校长推荐了你，你有信心当好这个旗手吗？”

包玉刚使劲点了点头。支家英让他先不要声张，要暗中练习，突然出场才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于是，每天放学回来，包玉刚象着魔中邪似地拿着竹棒练。父母感到奇怪，问他：“玉刚，你这是怎么啦？为啥没参加军乐队？”

包玉刚红着脸，两腮一鼓一鼓，两眼闪着晶莹莹的泪花，他想开口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告诉爸妈：“我不是在玩竹棒，我在学擎旗，支老师选我当军乐队的旗手。”但他忍住了，他没有忘记支老师拉着他耳朵告诫过他的话。

父母见他欲言又止，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洋鼓洋号在较为闭塞的乡村，吹吹打打颇为新鲜，其队伍整齐，服饰一色，比之中国旧乐器如铜锣、钹钗更为壮观。儿

子能参加这样的军乐队，自然父母脸上也增光添辉。包玉刚父亲开头无所谓，后来听说只有成绩优异的学生才能参加军乐队，心里不免动了气，脸上有点发烧。他见儿子每天拖着一根乞丐棍似的竹棒举着玩，有点忍受不住，一把夺下儿子手中的竹棒，正色训导他：“人贵在于进取，不要玩物丧志。”

儿子仍然默默无声，两颗灼热的眼珠盯着父亲激怒的脸，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他象一头驯服的小马驹，每天早晨掖着蓝布书句，沿着河边的石板路朝学校走去。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一支演奏整齐、乐声悦耳、气势雄壮的军乐队终于诞生了。

到了中兴学校军乐队正式排练那一天。操场四周围满了全校师生，操场中心整齐的排列着横式队，队首是大铜鼓，接着双列八名小鼓手，再是双列十六名军号手，最后是雄纠纠气昂昂的运动员。这时，军乐队的教练支家英老师领着一位同学高擎校旗，正步由操场边门进来。崭新的校旗，迎风招展，哗啦啦地响。白纺绸旗面，绣着黑色的“叶氏中兴学校”六个大字，中间还绣有一个古铜色钟形校徽。师生们肃然起敬，向校旗行注目礼。校旗随着旗手的步伐屹立在军乐队的正面，这时的军乐队更显雄壮威武。这个擎旗者，就是包玉刚。他擎旗的姿势那么娴熟老练，令四座皆惊。

运动会开幕式比这排练更加激动人心。几千人围观的操场，掌声雷动。对小学生来说，这种场面也够吓人的。中兴学校运动员在校旗的引导下首先进场了，全队绕场向主席台迈进，步伐节奏有序。大小鼓手紧按着旗手的步伐节奏敲鼓，号手队又跟着大小铜鼓的敲击吹奏出雄壮的进行曲。旗手始终昂首挺胸，两眼向前，高擎着校旗，保持四十五度的角度奋勇前行，搏得四周观众一片掌声和喝彩声。

开幕式上的包玉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包玉刚本

人增添了出人头地、追求出众的信心，这些都得感激他敬爱的支家英老师。

在学校里包玉刚除了喜欢读书外，有空就去看大海，去看船。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是浙江省最大的港口城市，历来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远在两汉、三国时期，舟师多由这里出海启航。唐代时，宁波与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等多国有通商往来，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鸦片战争后，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规定宁波是“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外国入侵者在江北设立了领事馆和洋行，倾销洋货，宁波一度得到畸形的繁荣。

宁波人素来有漂洋过海经商的传统，据统计，现在海外的宁波籍商人约有30万人，“宁波帮”与“潮州帮”、“福建帮”一样，曾是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虽然后来上海在外贸的扶持下崛起，取代了宁波在江浙一带的商业地位，作为一个地理环境优越的港口城市，在本世纪20年代，宁波依旧相当繁荣。

宁波有两个天然的深水港，一个是镇海港，一个是北仑港，是各地商客、渔民以及来自中东、欧洲的航海家避风、修整和补给之所。

海和船深深吸引住了包玉刚，一有机会他就要去看望一番，如林的樯桅挟着天涯海角的征尘，汽笛的高唱鼓击着孩子想象的琴键。他突发奇想，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当个船长，周游世界。这个使他激动不已的梦幻，几十年后却得到了比海边所憧憬的更完美的实现。看来，小时候的包玉刚，并非一个对自己的理想激动之后很快就忘掉的人。

包氏一族人的这种特点，真像是牛顿所描述的星球，获得了第一推动之后，就一直凭重力和惯性沿着轨道运行不已了。

包玉刚常坐在起居室的窗前，望着海，望着海上来往的商船，思绪飞到了很远、很远、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呢。

他首先想到了武昌，那里是革命者起义的圣地，20年代至30年代，已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父亲在汉口做生意，回家常讲那里发生的事情，包玉刚对武昌充满了向往，萌发了到武昌去的念头。

包玉刚向母亲提出到汉口去，使母亲十分吃惊。母亲姓陈名赛琴，出身望族，她恪守着三从四德的传统礼教，丈夫商旅在外，她勤俭持家，抚养子女，一针一线都是亲力而为。她理解孩子想到外面去的心情。但孩子太小，路上风波险恶，为了儿子的安全，当母亲的没有同意。

事情一拖就是三年。包玉刚已长得比母亲高一头了。包玉刚先天的执拗，使他一有机会就向母亲提起去武昌的打算。

孩子大了，当母亲的心里也活络了，在给丈夫的信里多次谈及此事。包兆龙一直希望儿子能帮自己做生意，见儿子将已成人，欣然首肯，在信里告知了来路注意的事项。包玉刚别提有多高兴了。

包家祭祖拜神的堂屋的门楣上，有块黑色的匾，上书“履安堂”三个大字。无论是谁命令制作这块匾额，它意在保佑这个家族的全体成员在人生旅途中都能吉祥如意、无忧无虑。包玉刚对他的出征采取稳扎稳打的做法，下意识地把那三个字作为终生的受用的指导原则。即将远行的包玉刚来到履安堂，拜祭祖先，踏上征途。码头上母子依依惜别，母亲望着就要离开自己，踏上漫漫人生路的儿子，不禁流下眼泪。儿子忍住自己的泪水，安慰母亲：“娘放心，我会记住您的话，好好处世做人，干出一番事业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溯浩浩长江而上的包玉刚，心中平添了一股豪情。长江两岸的万顷良田翻滚着稻浪，

江南富于诗情画意的一个个村落迎面来了又去了。长江，这条象征着中国的巨龙，在包玉刚的视野里和心目中翻滚着。不过，少年包玉刚并不知道，中国此时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

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外国势力加紧了对中国的蚕食，上海、广州、青岛等城市，已在外国势力的控制之中，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上海虹口的日军，如狼似虎，待机而动。

1931年，包玉刚从一条在广阔而混浊的长江上航行的上水船步下陆地时，汉口正处于激战之中。此后六年，在汉口陷入更加阴险狡猾的日本侵略者手中之前，包玉刚通过在夜校读中学课程来度过青年时期，海绵吸水般吸收簿记和商业原则的基本原理。经过几次挫折和失望，他发现制鞋业不管如何值得、需要和有用，毕竟不是他终生从事的职业。小心谨慎的步履应当迈出，但穿的却是在自己商店里销售的、别人制作的优质鞋。

那时候，包玉刚觉得父亲并不是他心中运筹帷幄、深谋远虑的商人。他的鞋店位于租界外，出售传统的布鞋，生意日渐萧条。包玉刚赞同店员们的主张，即把鞋店迁进租界，同时推销胶鞋和皮鞋。然而，赚来的钱并没用在业务的改善而花在他父亲私人的享乐上。这不仅对他挚爱的母亲是一种痛苦，家族的制鞋业也一落千丈。

虽然没有哪种西方商人的新信仰对包玉刚产生影响，他却变得郁郁寡欢，反复思量如何自食其力。哪怕汉口到处是餐馆、酒吧和酒店，歌女们遍布各个码头，但他对此视而不见，选择了终生遵循的价值观。对虔诚的佛教徒或耶稣会会士，这些举动将备受赞誉；对无神论者的包玉刚，它们是出乎意料的，反映了他强烈的自我约束和正直道德。

亡国的忧患攫住每一个热血青年的心，也使包玉刚心里萌生了知识救国的信念，他不满足于锱铢必较、庸庸碌碌的商人生

活，他迫切地希望能不断地接受教育，向父亲提出要读书的要求。

父亲沉吟着，他知道了儿子的志向不在小小的鞋店，不满足于只做个稳稳当当的小生意人，他为儿子担心，也为儿子自豪。沉吟了半晌，父亲终于点头答应了。

包玉刚进了汉口的一所中学读书。初进学校，他遇到了严重的语言障碍，宁波与汉口，虽然同处长江流域，但分别在中游和下游，两地语言是不同的语系，用字和发音差别很大，这没有难倒聪颖的包玉刚，他注意学别人说话，尽量找机会与别人说话交流，很快过了语言关，能熟练地用湖北话跟人说话打交道了。他交了不少朋友，朋友们喜欢在说话时模仿他软软的宁波口音。

几年中学生活，包玉刚由少年变成学业优异的高中大学生。父亲看到儿子的长进，十分欣慰，像多数宁波人一样，出于世代做生意的习惯和传统心理，他觉得该让儿子到生意场上磨练磨练了。他费了一番周折，和一个叫做燕梳行的商行老板说好，让包玉刚去当学徒。燕梳行的业务类似现在的保险业，那时是刚刚兴起的行业。

父亲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包玉刚，并特别强调说，燕梳行是个刚兴起来的有大出息的行业，到那里会学到真本事，终生受用。

包玉刚见父亲如此用心地替自己着想，自是感激。但这安排却和他原来的想法不合辙。他对父亲直率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

“我很愿去，我知道到了该学些真本事的时候了。可是我不想丢下学业，我想上大学、有了学问，才能在上世上闯一番事业。”

父亲说：“你有远大的志向我很高兴，可是眼前的时局容